信陵君目次

第一章　戰國時之重士……一
第二章　五公子……六
第三章　范睢入秦……一一
第四章　公子與侯生……二〇
第五章　秦圍邯鄲……二八
第六章　魯連義不帝秦……三五
第七章　公子救趙……四一
第八章　公子歸國……四九
第九章　結論……五五

信陵君

第一章　戰國時之重士

我國歷史上。列國紛紜之世。莫甚於戰國。正惟七雄並峙。相持不下。一勝一敗。國家之强弱所關。國民之榮辱立見。故其國民。皆有殺身亡家以救國之心。而愛國之士獨多。

君相之愛國心。孰有大於保國養民。上以承先王之宗廟。下以保黎元之身家者乎。既欲保之。則不得不應時勢而行相當之政令。知交隣之有賴乎辭令也。則養遊說（音稅以言語諭人使從己也）之士。知保國之不可以無兵也。則行徵兵之制。知行政之必資乎人才也。則設招賢之館。勵精圖治。息息以亡國爲懼。此君相之所有事也。而一國之中。與國之關係最切者。則惟貴族。用事之貴族。既助其君發號施令矣。不用事之貴族。則亦有其惟一之天職。曰破家以養賢士。曰養士以

備國用。夫任人而不任法。雖爲制度闊略時所必至之趨勢。知之明而行之切。蓋未有甚於戰國諸公子者也。

生戰國之時者。苟有一技之長。無不爲人主卑禮厚幣。聘之而引之將相之位。故奇才異能。盛極一時。俠客辨士。傳爲美談。不異歐洲古時之有希臘羅馬也。今歐美之編敎科書兒童書者。不能不有取乎二國之故事。然則我今可以遺戰國之人物耶。

更奇者。自秦始皇統一天下。東亞之戰國。久已銷滅。二千年後。迄乎民國。而戰國之局勢。於今又見。蓋以海陸交通之捷。萬里之隔。重洋之阻。利害相關。如一家也。無論紐約出一新聞。倫敦來一電報。有不聳動北京之政界。上海之市場者乎。中國境內之一統如故。實以消息靈而地球似縮。交涉多而感覺愈神。昔之合齊楚燕秦韓趙魏爲一戰國者。今則合亞歐美非澳爲一戰國。昔不過一小戰國。今乃成一大戰國。然則戰國時之人物。豈不爲我少年模範人物中最適用者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昔戰國之人。一言一動。皆當具世界之眼光。猶之乎今也。惟彼之世界。限於中國。今之世界。充乎五洲。小大不同耳。彼之養成此眼光也。幼而學於名師。壯而遊於各國之都市。聞其政而知其俗。揣摩既熟。（史記蘇秦傳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言以我之簡練者揣摩時勢而用之）然後朝秦暮楚。爲進取之運動。當時寒士生涯。類多如此。空山講學。其道雖尊。而布衣草食。生計寂寞。豪士所不甘焉。工商諸業。爲彼時社會所輕。范蠡操致富之術。亦僅於投閑置散之時。偶一爲之。有志功名者。去之惟恐不速也。然以一草茅新進。無左右爲之先容。貴人爲之延譽。一朝而欲登大將之壇。取上相之印。此極難之事。於是各國公子貴族養客之風。因之而起。蓋此實一國人材之預備機關也。

今試一讀戰國策。名臣大將之歷史。有非某君之食客者鮮矣。甚至雞鳴狗盜之徒。苟足備一朝之用者。亦無不揖之爲座客。士之未至也。則遠紹旁搜以致之。其既至也。則卑禮厚幣以事之。甘之如肉。（後漢書獨行傳說上甘於肉喻愛士之誠切也）愛之若命。而國家一有危急。則或出其口舌之長。排難解紛。或運其帷幄之謀。取威定霸。

此實古今中外希有之風會。而戰國所獨有者。思之殊有趣味也。

批評

記戰國之事者。有戰國策。事奇而文亦奇。太史公爲戰國人作傳。多採其書。人謂太史公之文章好。所以史記最傳。顧自太史公後。斷代爲書者。實有二十三部。其體例摹太史公也。文章摹太史公也。何以興會皆不如史記之佳。甚或令閱者昏然欲睡。蓋太史公書中。記戰國時事。幾及其半。事奇。故文易奇也。

古言男子志在四方。四方猶今言世界也。秦以前。世界之爲我先民所知者。禹貢所載冀、雍、青、兗、豫、徐、揚、荆、梁、所稱九州之外。不知其他矣。與古時歐洲人謂地中海外。更無土地人民之說略同。而以山川之隔絕。舟車之不便。百里千里之遠。卽有老死不相往來者。以今觀之。九州亦甚小耳。而在古人則已覺夸父不能盡。章亥不能步。浩浩乎莫測其境之所窮。無以名之。因名之曰四方。戰國時。齊人騶衍。有大九州之說。未知衍固逞其理想耶。抑實知其

韋。陽翟大賈也相秦莊襄王號爲文信君其尤著者也。史記春申君呂不韋本傳皆言黃呂自羞以秦楚之强不如平原信陵尊賢下士因亦設館招賢而厚遇之此猶今日甲國行一善政乙國亦急起直追以爲抵制也其關係之重如此。

然而五君之中未可一概論也五君者其俠同其功異其下士同其知士異其能得士亦異太史公各爲五君列傳而於信陵君則贊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祀不絕也」抑揚抵徊其推崇爲獨至綜五君之行事而評論之則夫好士之誠收效之大舉無有如信陵君者也次平原次春申而孟嘗文信無取焉。

何以明其然也四君皆齊楚秦趙之相國也國被難而拯之若援飢溺相國之責任宜然信陵大梁一公子耳居魏未相魏居趙十年未相趙顧始以救魏之故椎殺晉鄙以存邯鄲不忍見先王宗廟之夷自趙趨魏而破秦軍於河外厥功大矣彼其所下者侯生朱亥毛公薛公之徒皆能明大義以完人國者可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謂智乎。絕口不言救趙之功。而僅受其湯沐。魏信秦間。自甘屏廢。可謂知有義而不知有利。知有公而不知有私者也。

更如平原君門下。有一毛遂而不知。必待其自薦而與俱至楚。此已暗於知人矣。毛公薛公。俱趙之賢士。而平原不禮焉。故信陵曰。平原徒豪舉耳。（顧炎武日知錄曰謂特貌爲豪傑舉動非直欲求有用之士也）不求士也。史言「趙客之至楚者。皆以璅瑁爲簪。飾刀劍之寶以珠玉。欲以夸示於楚。春申君令其上客盡躡珠履。趙客見之。乃大慚」楚之珠履者。予不知其何人。然賢如荀卿。僅令蘭陵。（荀卿趙人年五十始游學於齊齊人或讒荀卿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因家焉李斯嘗爲弟子蘭陵今江蘇武進縣）智如朱英。終不見用。（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爲强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予秦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也假道於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魏之日門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則歇之暗於知人。亦勝類也。始而强楚。終而害楚。棘門之誅。不爲不幸矣。（李園以妹侍春申君有孕而進之孝烈王及李園妹生子遂爲太子園貴顯用事恐春申君泄其隱遂殺之於棘門之內）若田文者。既相齊。湣棄而之魏。合四國之兵。促臨淄而死王於莒。此亂賊也。卽其所飯者。非雞鳴狗偷之徒。則暴傑子弟。大

俠姦人耳。太史公謂薛俗與鄒魯殊。皆其客爲之。（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率多暴傑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而王安石亦謂盜在門。則士不至。（孟嘗君使於秦秦昭王囚而欲殺之孟嘗使人乞救於昭王寵姬寵姬曰妾願得白狐裘然其裘已獻於昭王矣客有能爲狗盜者乃夜爲狗入秦藏宮中取裘以獻寵姬寵姬爲言於昭王釋孟嘗既出卽馳去夜半至函谷關昭王悔使追之關法須雞鳴始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有能爲雞鳴者雞盡鳴遂得出王安石論之曰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所以不至也）此確論也。生無尺寸之功於齊。死貽橫暴之俗於薛。卽平原春申。已不得較長而比大。而況魏公子乎。不韋以呂易嬴。本賈人之故智。收篡國之大利。（不韋本陽翟大賈販賤賣貴家累千金時秦王孫子楚質於趙不韋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也遂以孕妾獻於子楚臨別謂其妾曰苟富貴無相忘復爲子楚設計歸秦後爲秦王卽孝文是也妾所生子卽始皇帝秦本嬴姓始皇實不韋子故云以呂易嬴）其所飯之客。亦不知何許人。閉戶著書。而傳不韋之名。則皆不能與軍國大事。而不過充豪門之書記。亦可見已。（不韋使其客各著所聞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凡二千餘言號曰呂氏春秋以其書布於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今以信陵君之一生。介紹於讀者。想亦諸君所樂聞者也。

批評

戰國時養士最盛者。實爲平原信陵孟嘗春申文信五君。文信僻在西秦。稱

之者較少。以是四公子之名獨高。然春申實非公子也。至宋猶沿其誤。如劉敞有四公子論是也。明郭子章獨稱四君。於義甚允。

天下事。往往行之既久。遂至捨本逐末。與其初意相背馳。如諸君之愛客。初意極善。其後遂流爲豪舉。惟信陵始終自持。不乖其志趣。所以爲高。

太史公敬仰信陵。不爲他事。大抵是重其任俠。我先民任俠之風。兩漢之時。猶未絕也。太史公已有今亡之嘆。無論近世矣。奴顏婢膝。相習成風。欲國之不危。得乎。

呂氏春秋。又名呂覽。今猶有傳本。其時古本甚多。秦火以後。悉已蕩然。化爲灰燼。賴此書爲之鈔撮。因得存什一於千百。故後世考古者重之。蓋所重在古書。而非重呂氏之書也。懸千金於咸陽市門。而諸侯遊士。不敢改易一字者。實畏其勢耳。豈眞其書無可議處哉。

第三章　范雎入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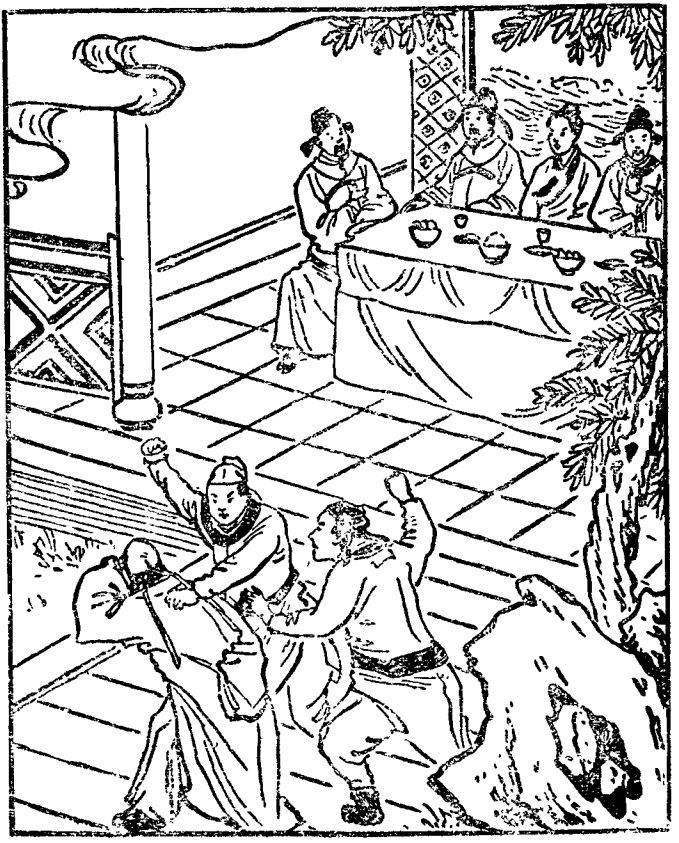
史記敘信陵君家世曰。「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名遫襄王之子）少子。而安釐（釐盧宜切同僖）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淡地理志無信陵當是鄉邑名也）」太史公敘他公子。皆稱名。或稱封號。獨於信陵君傳中。皆稱公子。此於史記書中爲變例。而其尊慕信陵之意。亦可見也。編者仍之。於少年叢書中。亦爲變例云。

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不遠數千里。爭往歸之。門下常有食客三千人。（言恃公子而食之客有三千人）

當公子之時。齊楚燕趙韓魏六國。雖各有土地數千里。甲兵數百萬。而莫不畏秦者。故六國之政策。或張或弛。不能自立。視秦之政策如何。而定對待之策。韓趙魏、故晉地也。逼近秦國。秦兵不出則已。出則未有不經三國之郊者。以是三國之外交尤難。畏秦尤甚。及公子年長。嶄然（嶄士減切嶄然高峻貌）露頭角。賢名遠布。諸侯皆畏之。不敢加兵謀魏者十餘年。乃意外來一魏齊與范雎之交涉。而魏國幾危。

當魏昭王時。遣其中大夫須賈使於齊。須賈與其客范雎同往。齊襄王（名法章）聞

睢有才。甚敬愛之。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睢以大夫無私交。言大夫不能與外國政府有私交也語記見禮辭而不受。須賈知之。心疑齊王何愛於睢。而有餽贈。必睢以魏國政府中之祕密。私告於齊。故齊以此報之使事畢。須



賈以此語魏相魏齊。齊亦魏之公族。與信陵君同源也。魏齊信之。魏齊約日大會賓客。呼范雎至。責其賣國。雎不服。魏齊大怒。令笞之。至於折脅斷齒。雎佯死。僕人以簀捲其屍。置諸廁中。賓客醉者皆往溺之。雎忍辱不敢動。嗚呼。魏齊之待范雎。亦太甚矣。然與雎實無夙怨。蓋列國並峙。雖貌爲和親。而陰實猜忌。各於帷幄之中。陰謀祕計。以制鄰國之命。其未發之政策。豈可洩漏哉。魏齊故疾首痛心於范雎。且欲令賓客見者以爲戒。而不知其寃也。雎既倖免。不敢家居。匿於友人鄭安平家。而更姓名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秦官名）王稽至魏。稽問鄭安平。魏有賢人。可與俱西遊者乎。（秦在魏西故曰西遊意謂西行仕秦也）鄭安平以張祿對。又言張祿避仇。不敢晝見。王稽約以夜與俱來。張祿見王稽。語天下事。王稽知其賢。乃載之入秦。過湖關。（秦地名）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問王稽。來者誰也。王稽曰。此我相國穰侯東行縣邑。（東向巡行其縣邑也）范雎思穰侯擅權於秦。（穰侯卽魏冉宣太后之異母弟與華陽君芈戎高陵君公子市涇陽君公子悝擅權用事高陵涇陽皆秦昭王同母弟）惡納遊士。見我至。必不喜。因匿車箱以避之。有頃。穰侯果至。因問王稽曰。關東有何變。（六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